

叶君健评传

叶君健

中国著名儿童

作家评传丛书

希望出版社
彭斯远 著

叶君健评传

彭斯远 著

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传丛书

樊发稼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叶君健评传/彭斯远著.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5379 - 3240 - 9

I. 叶… II. 彭… III. 叶君健 - 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3917 号

叶君健评传

彭斯远 著

*

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13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

ISBN 7 - 5379 - 3240 - 9/I · 351

定价: 23.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苦难	(1)
一 贫困的山乡	(1)
二 走进私塾	(4)
三 痛心的一拳	(8)
四 吃“笋子炒肉”	(12)
五 游行的欢乐	(16)
六 兄嫂的婚姻	(19)
第二章 少年漂泊	(22)
一 “马戏班丑角”	(22)
二 女教师启蒙	(25)
三 呼归的电报	(28)
四 渴望契诃夫	(30)
五 九·一八炮声	(35)
第三章 大学生涯	(40)

一 拒绝魔鬼上帝	(40)
二 向往珞珈山	(43)
三 稿费的尴尬	(46)
四 呼应安徒生	(47)
五 与“英雄”周旋	(49)
六 师生兄弟情	(53)
七 西部漫游	(55)
八 倒数第一	(61)
第四章 日本归来	(63)
一 结识秋田雨雀	(63)
二 在神田地下牢房	(66)
三 鄂西执教	(69)
四 “翻译车间”	(72)
五 叩访沈从文	(76)
第五章 陪都岁月	(79)
一 重庆大学教授	(79)
二 “莫谈国事”	(82)
三 心心相印	(85)
四 百龄婚宴	(89)
五 友谊的呼唤	(92)
第六章 飞赴英伦	(96)
一 越过万水千山	(96)
二 “东方魔术师”	(100)
三 膝盖上写作	(104)
第七章 文学朝圣	(110)

一 入住剑桥	(110)
二 “圣诞礼物”	(113)
三 布隆斯伯里学派	(116)
四 在《山村》	(120)
五 去丹麦做客	(123)
六 走近安徒生	(126)
七 哥本哈根圣诞节	(130)
八 飞雁寄乡愁	(134)
九 归心似箭	(139)
十 迎接朝晖	(144)
第八章 十七年间	(148)
一 拥抱欢乐	(148)
二 孩子方式	(152)
三 死亡主题	(158)
四 悲凉的希望	(163)
五 拟人的权力	(168)
六 倡导知识童话	(173)
七 童言无忌	(177)
八 借鉴安徒生	(180)
九 微型的力量	(191)
十 一串糖葫芦	(200)
十一 独体长篇	(207)
第九章 “文革”浩劫	(215)
一 由马变牛	(215)
二 从茅房扫出三部曲	(219)

三 土地呵,土地	(221)
四 “盗火者”	(226)
五 潘多拉魔盒	(229)
第十章 老骥伏枥	(233)
一 “没有忘记成人”	(233)
二 输送幽默	(237)
三 “开一个小窗”	(241)
四 重返“山村”	(244)
五 丹麦国旗勋章	(252)
六 “80岁的专业作家”	(261)
七 安徒生在中国	(269)
叶君健年表	(274)
后 记	(290)

第一章

童年苦难

一 贫困的山乡

1914年12月7日。

阴风怒号，愁云惨淡。位于湖北省大别山腹地的黄安（即今之红安）县城，早被连绵不断的阴雨所笼罩。在离县城百里之遥的八里湾镇叶家河村的一间茅屋里，传出了阵阵婴儿的啼哭。

小生命来得太不是时候。虽然这家姓叶的农户尚有三亩薄田、一头耕牛，但近年来连续不断的干旱和水涝，早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和存粮耗尽了。披头散发的母亲，脸蜡黄着，精神显得十分疲惫。要不是小家伙的啼哭给寂静的茅屋带来些许生命的活力，母亲的脸色定会更加难看。她望着身边刚产下的第五个孩子，心里不禁涌起片刻的欢快。

因为哥哥、姐姐的身体从小就十分单薄，父母不希望眼下的新生儿重蹈兄长的覆辙，所以他们给这投错了胎的婴儿取名君健。用意自然是取其吉利，希望他尽快健壮成长的意思。

但是，天不从人愿，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父母只好将煮熟的红薯磨碎，然后和着米汤来喂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凑合着，小生命居然也一天天长大起来。只是身体太弱，稍有不慎就会发烧感冒，弄得家里人整日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孩子到半岁，原本在沙市一家棉花店当职员父亲，就急忙赶去上班了。为了全家的生计，父亲不得不硬着心肠早早离家。屋里的农活和对新生儿的照看，只得丢给妻子承担。好在婴儿的大哥已十一二岁，好歹也可帮助母亲做些简单的农活了。度日如年的生活，终于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君健已长到4岁。

在一个夏末秋初的午后，太阳仍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在屋后谷堆上翻滚嬉戏了大半天的叶家幺儿，仿佛第一次感到口渴和饥饿。立刻跑回家，兴冲冲向妈妈讨要吃的东西。可母亲没钱给孩子买零食，因为父亲每季度从沙市托人带回的生活费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她的荷包常是空的，就像那干瘪的没有奶汁的乳头骗不了孩子一样，母亲的行为总是令儿时的君健感到不快。

也许是饥渴难忍的缘故，这次君健一点也不让步地缠着妈妈要吃的。母亲实在没办法，只好打开碗柜，将盛在瓦罐里的红糖切下一块，冲碗甜水给他喝。对幼小的君健来说，这分明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在大别山里，红糖向来被看作治病的良药。过去乡下人若遇头疼脑热，常用红糖冲生姜水发汗。如今让自己的孩子平白无故享用红糖，母亲把这看作对孩子格外的开恩。

君健喝完糖水，正在咂嘴回味糖的甜味，母亲爱怜地说：“幺乖乖，你可够福气的了。你大哥、二哥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连肚子都塞不饱，哪有红糖水喝呵？”

母亲怕上山砍柴刚回来的大哥听见自己的童年故事而委屈，于是掉转话题，向儿女们讲起她和父亲成亲的故事来。

“放心吧，家里还有一升米，明天不愁没有饭吃！”

这是叶君健父亲在结婚那天傍晚向妻子讲的唯一一句最贴心的体己话。原来，在财主家打工整整忙了一天，快黄昏时父亲才被隔壁邻居大娘强拖回家成亲。他怕刚过门的新媳妇过不惯贫困的生活，便从心里掏出一句贴心的话语去安慰她。这句话暗示着妻子：不必老为生计发愁，今日可以欢快地度过人生仅有一次的新婚之夜呵。

从此，“明天不愁没有饭吃”这句话不仅常常保留在母亲絮絮叨叨的讲述中，同时也成为父母向孩子进行家境教育的启蒙教材，深深烙印在君健兄长们的脑海中。不想今日因君健死缠硬磨着向母亲讨零食，从而又一次引起她伤感的回忆。

就这样，母亲为4岁的叶君健，上了人生哲理严峻的第一课。

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长大的叶君健，还从父兄口中得知，自己的祖父是个粗通翰墨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平时常为村里人代写书信，每年腊月将尽，家家户户贴在门前的春联，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有时也为一些买卖房屋、土地或耕牛的人家起草契约文书。

遇到比较讲究的富人死了，祖父也常被请去撰写祭文，从而讨得一些柴米或钱钞来维持家庭生计。

在这个经济收入不能得到充分保证的家庭生活，父亲小时只能吃得半饥半饱，因而造成营养不良，体质极其孱弱。虽然因身体瘦小而无力下田劳作，但幼时的父亲却跟着祖父学习文化，且练得一手好字。到了十五六岁，他就变得聪明伶俐起来。年老体衰的祖父，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积极设法请他的朋友为儿子外出谋生寻找门路。

说到这里，还得补叙一下湖北黄安的一些出产情况。原来叶君健家乡虽属山区，但由于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因而很适宜于粮食和棉花的栽培。加上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一些财大气粗的外商和好些跃跃欲试的民族资本家看见黄安盛产棉花，便纷纷在离此不远的武汉、重庆等长江沿岸的大城市开办纺织厂以求盈利。于是这便有力地带动了湖北黄安一带商贩们的棉花收购业务。

叶君健家乡的不少农民因无土地耕种，也只好跑到离县城不远的沙市等地去替人从事棉花收购和贩运业务。有的赚了些钱，便在城里落脚并独自开起棉花店来。恰好他们也需要而且十分乐意来自家乡的可靠后生为自己做帮手，于是写得一手好字且将成为叶君健的父亲的这个青年，才得以走出山村来到沙市棉花店当学徒。自然，由于他的诚实可靠和勤勉努力，后来终被老板提升为账房先生。这也为他几年后的回乡成亲，以及用微薄工资养活乡下妻子和几个陆续出世的子女提供了保证。

叶君健，就是从这兼有城市和山乡双重特色的贫困而独特的家庭里，磨炼和打造出来的一块料坯。

二 走进私塾

说过了君健的父亲，现在让我们再来对他的母亲做些介绍。

君健的母亲姓赵，湖北麻城人。她和丈夫的婚约，是在自己两岁时就由两家父母通过媒人定下来的。君健的爷爷之所以不愿在本县就近为儿子订婚，主要是家无立锥之地，怕女方嫌其贫困而导致悔婚，所以宁肯舍近求远。再则，君健的母亲在年幼时就父母双亡，全靠一个作私塾教师的远房叔父抚养。这个叔叔因

信奉儒学而重学问轻财富，所以即便知道一些君健祖父的贫穷境况，也不太计较。当然，君健的祖父是个山村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也算“门当户对”，因此，在儿女婚事上双方很快便达成了共识。

多少年后，等女儿快出嫁时，这位叔父听媒人说男方完婚后马上就要赴沙市棉花店上班，于是认定以“事业为重”的人足可信赖，因此立马同意了君健的父亲与自己侄女的婚事。

从小失去父母、生活上颇受艰困折磨的君健的母亲与丈夫度过三天“蜜月”后，丈夫就急匆匆赶赴沙市当学徒去了。靠丈夫留下的一点钱，妻子难于生活，因此她就靠挖野菜度日，有时也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丈夫在外也非常节俭，除了最必要的开销，大部分工钱都一个不剩地捎回家来。

为了让刚建立的这个家兴旺起来，君健的母亲把丈夫带回的钱全部积攒起来。后来她买了一间村屋，于是从结婚时君健的祖父给的那间破房里搬出来，从而真正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家”来。

过了一段时间，当君健的大哥出生后，母亲又用家里的积蓄添置了一亩半土地。到这时，君健的父母苦心经营的这个家，才比较巩固地在故乡那片黄土坡上扎下根来。在君健的父母看来，没有土地而想立足的农民，其生活根本没法得到保障。若遇风吹草动，就只有带着儿女外出讨吃要饭了。所以，随着君健几个兄姐的陆续出世，省吃俭用的父母也在一点一点地扩大着自己的土地面积。到君健出生时，家里已拥有三亩薄田和一头耕牛了。虽说生活仍过得紧巴巴的，但与君健上一辈相比，全家已告别了那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涯。

家里的土地虽增加了，但母亲却仍然舍不得花钱雇用长工耕

种。一年到头除了靠自己亲自下田劳作外，只有春耕或秋收时节，家里才临时请些短工来帮忙。在君健出世前，父母已养了三男一女，他们本可帮家里干些农活，但结婚前深受叔父儒家文化影响的母亲，知道读书的重要，所以等到她的三个儿子先后长到五六岁时，就赶忙把他们送到娘屋的叔父那儿读私塾去了。

当然，每年家里还得准备相当数量的猪肉和粮食，这既可供儿子读书食用，又可拨一部分作舅爷教学的报酬。舅爷虽不是专职塾师，但他始终遵从孔圣人的遗训坚持“半耕半读”。于是君健的三个哥哥平时在舅爷那儿读圣贤之书，农忙时就回家帮母亲干些杂活。

母亲对儿子们的耕读生活原本是最满意不过的了，但每年一度疯狂流行于山村的瘟疫，先后夺去一儿一女的生命。父母为此而异常悲痛。好在母亲第二年生下了君健，在“多子多福”观念盛行于山村的氛围中，这多少减轻了母亲的一些情感重负。同时，由于哥哥姐姐的去世，原本排行第五的君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三。

随着年龄的增长，君健的大哥在舅爷那儿读的书也愈来愈多。除了“四书”、“五经”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其他还有诸子百家的散文和唐诗宋词，他也很精通，同时还写得一手好字。舅爷觉得他得了自己真传，便停止教学而让他回家给母亲当种田的助手。君健的二哥则由父亲带到他就职的那家棉花店的汉口总行当学徒。

在家乡，君健的大哥很快成为方圆一二十里难得的文化人。乡亲们不但羡慕他能写会算，而且渴望自己的儿子也变成他那样的聪明人。于是劝说他出来开办私塾。在这种热情的邀请下，原本就信奉孔夫子“诲人不倦”思想的大哥，便爽快答应了乡亲们

的要求而办起学来。

1920年秋，连同刚满6岁的弟弟君健，大哥兴办的私塾共招了十来个学生，当众人选择黄道吉日在预设的孔圣先师牌位前焚烧祭拜毕，村童们也恭恭敬敬脱帽向自己的老师行了跪拜大礼。

叶君健的大哥从舅爷那儿继承来的学问虽然受人尊重，但他深受孔孟之道影响而显出的迂腐气，常常令人哭笑不得。他不仅要求自己，而且要求包括君健在内的弟子们“吾日三省吾身”，年终还要做出名为“功过格”的书面总结，而后将其在孔夫子牌位前焚烧。如此自欺欺人的形式主义，渐被顽皮的学生视作儿戏，大哥自知没趣，以后就不再坚持了。

自从向孔圣人祭拜之后，叶君健便结束了昔日在房前屋后任意捕捉昆虫喂蚂蚁的儿时生活。他被关进了大哥——一位古板而不讲情面的残酷塾师所掌管的学堂。当然，这所谓的学堂，不过是一面开窗而仅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小屋。房子正面靠墙摆一张方桌，其上置放着从《三字经》到《大学》、《中庸》之类的各种线装书。桌后摆一把有靠背的木椅。这便是老师讲课和办公的地点。此外，就是横排的学生桌凳。不分年级的大小学生都混坐其间。

别看教室如此平常，这可是一个足以管束任何一个顽皮学生的奇异世界。原来从上午太阳照到窗棂进教室起，学生们便开始哇啦哇啦地高声朗读，或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地抄书。这样的活动往往要持续到正午。当时没有报时的闹钟，只有看见透过房上亮瓦射进的阳光已垂直地照到教室正中，那早饿得肚子咕咕直叫的学生娃，才能放学回家。

就这样，叶君健和他的同窗们便循规蹈矩地在这儿度过了三

年时光。孩子们虽然丢失了几多童年的欢乐，却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为未来的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叶君健的哥哥固然迂腐，可为满足重实用的家长要求，他也知道教孩子们一些于生活有用的知识。比如要娃娃们会写家信或借据，会起草买卖土地的契约文书，会阅读政府文告，等等。每年春天，新入学的弟子念完识字课本和《三字经》、《百家姓》之后，他就让学生们背诵《六言杂字》和《幼学琼林》这类极具实用性的教材，尔后再慢慢加读“四书”、“五经”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以及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

叶君健除了从他大哥的教学中认知社会和懂得耕耘的艰辛，同时，他还深深地受到文学的熏陶。比如，每当他从《千家诗》中读到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佳句时，就对自己童年时代也曾骑在牛背上蹒跚走过河边的青青草地，产生了温馨的回忆和无限的依恋。而当他吟咏起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时，则让他对离家百里之遥的长江母亲河，产生了极大的向往与景仰之情。

毫无疑问，私塾教育也启开了一个山里孩子的狭窄视野，为君健年龄稍大一些后的外出求学，以及成人后的四处漂泊浪游，寻找人生归宿，埋下了一颗充满活力的种子。

三 痛心的一拳

前面已经说过了，君健的大哥执掌的私塾，沿袭着舅爷昔日办学所遵循的半耕半读模式，所以每到一年春耕秋收的农忙季节，莘莘学子们才有机会走出封闭的课堂而回到山乡广阔田野。由是，君健也回到了缺乏劳力的家里。

但是，母亲怕不到十岁的小儿子累坏筋骨，因而只让他参加诸如放牛摘棉之类常由妇女儿童弱体力者所参加的劳作。可放牛的时间多在每天的早晚，特别是春耕大忙时节，白天，男人们要牵牛下田去耕犁，所以放牧的时间必须在歇工后的早晚间完成，否则，空着肚子的耕牛是拉不动犁头的。

因此，每当余寒未尽的初春，天不见亮，君健就被母亲叫醒。他下床后立马披上蓑衣，同时用两手在嘴边不断哈着热气，不几分钟后，便赤裸着双脚向那冻了一夜的坚硬泥土路面毅然走去。母亲望望喷着响鼻的大牯牛和儿子瑟缩发抖的身影，虽为他过早承担如此艰辛劳作难过，但也无法可想，只好硬着心肠由他去了。

饱吃早晚露水草的牯牛，肚儿胀得圆滚滚的。它拉起铁铧犁来总是很带劲。谁在田间吆喝着这样力大的牛儿疾走而不在心中感到快意呢？所以非常忠于放牛职守的君健，常受到他家雇佣的短工们的称赞。村里许多年高的长辈，也都称赞君健勤快踏实，说他长大必有出息。

除了放牛，到了秋收时节，几乎每天下午，君健都要和妹妹或邻居孩子一起下田去摘棉花。因为经过一上午的太阳暴晒，棉桃便会开裂，所以下午摘棉效果最好。初看干这活好似简单，然而做久了，照样累得人腰酸背痛，全身很不舒服。原来棉花植株被阳光烘烤了大半天，摘棉人穿行其间，就好像被关在蒸笼的高温里饱受熬煎一样。这时除了受湿热的熏烤，还有蚊虫的叮咬，加之长时间单调的弯腰劳作，全身筋骨也会累得酸痛不止……

在农忙时节参与的上述劳动，不仅使君健初步咀嚼到了稼穡的艰辛，而且还在和他人的接触中，让他看见了善良者常常遭遇的不幸。

和君健一起下田摘棉的，除妹妹叶畹芳之外，还有他大哥的童养媳。大哥比君健大十五六岁，当君健八九岁时，他大哥已到了成婚年龄。母亲很为儿子婚事着急，所以，早早就在娘家的一位远房亲戚那儿替他物色了一个未来的媳妇。因为女方父母陆续过世，母亲便把无依无靠的她接进家门。实际这便成了大哥的童养媳。但是，迂腐的大哥总是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教条而置她于不顾。可即便他对这女子很冷淡，生活十分孤独的她却从不计较。有时还主动和他接触，大哥竟用好似陌生的眼光加以拒绝。

母亲常为大哥古怪的脾气发愁。看见她的孤独和默默承受侮辱的情景，君健也十分同情这位未来的嫂子。可大家都没有办法使大哥和她的关系得以改善。当君健对大哥那不近人情的固执失去信任之后，有一天，他才猛然对常挂在大哥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即“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产生了怀疑。孔孟圣贤之道，在大哥眼里俨然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此刻它却像一座巍巍大厦快要在君健这童稚的心中崩塌了。

对童养媳命运的关注，渐渐在君健幼小的心灵播下一颗同情弱者的种子。

有一年秋天，因为下田摘棉花劳累了好几个小时，君健便预先和几个同龄伙伴约好晚饭后到屋前的晒坝里玩耍。当月亮穿过云雾而使天空变得湛蓝湛蓝的时候，伙伴们兴冲冲如约而至。在晒坝草垛里捉了一会迷藏，小伙伴们不约而同望着漂浮在天上的那像小船般的月牙儿，心情畅快极了，于是，不禁七嘴八舌唱起了童谣：

月亮走，